



八部天神，一天众帝释天，二龙众那伽，三夜叉，四乾达婆，五阿修罗，六迦楼罗，七紧那罗，八摩呼罗迦。此谓一天龙八部，语出佛经。

神道非人，嗔痴爱恨，千年因果，轮回往渡，天上地下，构一天龙八部之荡气仙侠长卷。



陈奕潞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乾达婆 / 陈奕谔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0
(天众龙众)

ISBN 978-7-5354-6889-5

I. ①乾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85093 号

天众龙众·乾达婆

陈奕谔 著

出品人 | 郭敬明

选题出品 | 金丽红 黎波

项目统筹 | 阿亮 痕痕

责任编辑 | 赵萌

助理编辑 | 于英杰

特约编辑 | 徐以立

装帧设计 | ZUI Factor

设计师 | 楚婷

封面绘图 | 夏无觞

媒体运营 | 王艳伟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出版 |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 | 027-87679310

传真 | 027-87679300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

邮编 | 430070

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

邮编 | 100028

印刷 |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本 | 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 | 125

版次 |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 |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| 130 千字

定价 | 22.80 元

 新浪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

最世文化
Shanghai ZUI co.,Ltd

© ZUI 2013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& 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心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陈奕澍 著



幻天在东谷的时候宋妙就看见他了。宋妙拿着斧子跟在他身后，他一直盯着手里的那个红色葫芦，没有听到。昨天下了雨，山路石阶有些湿滑。幻天穿的鞋子不大合脚，在路上滑了又滑，但没有摔倒。宋妙倒是不希望他摔倒，不然那样轻轻巧巧嘎嘣一声扭断了脖子，委实太便宜了他一些。

宋妙戴着面具，在石川快近第三阶世的地方追上了幻天。宋妙第一斧子砍在他肩头，又薄又脆的一声骨头响，大概是肩胛裂了。幻天和军队里那些年轻人比起来，要瘦小些，但宋妙没想到他的骨头这么脆。他



被宋妙砍中，晃了两晃才回过头。他看宋妙的眼神有些惊讶，大概意思是说：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砍我？

宋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斧子从他身上拔出来，很有义气地一笑。宋妙告诉他，宋妙爹是山下老牛屯的宋二大，宋妙砍他是因为他身上的钱多，够宋妙爹一年砍柴放羊的钱了。他听宋妙说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面露凶光，伸手想要抓宋妙，宋妙当然没有那么容易被他抓到了，一个转身躲开，又看着他踉踉跄跄摔倒在那里。以他的身板，这样的反应速度还真是了不起。

宋妙挥起斧头，砍向他的脖子。树梢上的乌鸦“吱啦吱啦”地飞远。远远地可以看着山坡下的水稻田和昊天榕乡小村子。

宋妙捡了他身上的钱，啃着来时候带的那个苹果，沿着那条路走下去。昊天榕乡是镜子下面的世界，属于三千世界的下一千五百界，住在上面世界的宋妙，是无法抵达那里的。如果她从山上跳下去，只会落在透明的，如同冰面一样的镜面上面。

镜子下面的世界，似乎总比宋妙他们住的地方要好一点。繁华的地方更繁华，干净的地方更干净，绿的地方更绿，热闹的地方更热闹……比如昊天榕乡，看起来就比宋妙他们住的老牛屯看起来井井有条多了，田地也丰饶，挑水的姑娘看起来也水灵。虽然宋妙他们这边，有个第十五阶世也很不错，但是感觉总差了那么一点点。

镜上镜下两个世界之间是有时间差的，宋妙他们这边已经秋末快近冬天，他们那边还是夏天的样子——哦，不叫夏，叫“端蓝”，他们季节的划分方式，也和宋妙他们的世界不太相同。宋妙提着幻天的那个红葫芦，一面啃着苹果一面琢磨。她总想着有生之年要去昊天榕乡一次，吃吃他们的桃子和苹果。宋妙的爹说，镜上镜下世界里，会有长得一模一样，名字也一模一样的人。宋妙想找找那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，还有和爹一模一样的人……

她不知不觉拔了红葫芦的塞子，却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从里面蹿出来。宋妙皱眉，眯着眼朝葫芦里面看。结果还没等她靠过去，一道黑色的烟从那葫芦里蹿出来，弹到了空中，却隐约是只狭长眼睛的狐狸的样子。宋妙愣了一下，本能地伸手去抓，那黑色烟雾一样的狐狸却猛地跳了下去，落在镜面之上，然后穿过了镜面，朝着昊天榕乡飞快蹿行。

宋妙傻了一下，甩掉了那个葫芦，又拍了拍手。尽管如此，却依然浑身不舒服——幻天这家伙，果然身上没一样好东西。

宋妙是在回家的山路上碰见那小子的。他个子不高，身上的衣服被血湿透，眼睛跟山里的豺一样，带着寒气。他单手提着一把枪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宋妙，宋妙从他旁边，贴着他那把枪走过去。那上面有种奇怪的香味。像是苹果⁽¹⁾。

宋妙走了十步远的时候，他哑着声音叫住了她：“站住。”

宋妙没转身，只回过半个脑袋看他。他眼神还是那么直勾勾的，说话的声音倒是很和气：“请问姑娘，乾达婆城怎么走？”

宋妙在东谷待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碰见有人主动要找乾达婆城。一般的人不是听到这个名字就四肢抽搐两眼翻白口吐白沫，就是扔了扁担西瓜柴禾麦苗三个月大的小猪，掉头就跑成一阵旋风，还有的人，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啥，但是看其他人吓死的吓死逃跑的逃跑，也知道该从哪儿来就退回哪儿去。

乾达婆城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因为从来没有人真正地见过它，或者说，进了乾达婆城的人，没有一个活着回来过。

在寻常日子里，乾达婆城看起来是一座被白色浓雾笼罩的古城，建筑样式可以追溯到夏商桀纣那些时候，只是没有酒池肉林，但隐隐地可

(1) “那上面有……像是苹果”：息杀所持兵器为他斩杀的乾达婆的音神，驯服后名为逐流，生物状态是黑色的兽或禽类，兵器状态为枪，却也可以同时化为坐骑和兵器态。因为之前斩杀的乾达婆的香气种类为“果”，所以依然有果香。



以听见虚无缥缈的歌声和琴音，这声音让你听了一次就永远不会忘记，全身的汗毛也永远不会忘记。

而在每年的洙、仝、狸几个月份，乾达婆城多半会散去所有迷雾，变成一座普普通通而又寒气逼人的古城，整座城都亮着红色的灯火，像是吃人的怪兽。

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当真见了乾达婆城的城门，那么他就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城里去——然后的事就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了。他多半会变成乾达婆王画军的尸偶，一辈子都别想摆脱乾达婆的操纵，即便身死肉烂，变成皑皑白骨，也要不停地杀人、吃肉、砍杀所有活物……就像鬼故事里常说的僵尸饿鬼一样。

这些都是卖斧子的爷爷和宋妙说的。卖斧子的爷爷还说过，碰见问路去乾达婆城的人，千万不要劝阻或骗他们去别的安全的地方。因为这些人多半有点缺心眼，要么脑袋不太好使，又或者心里头抱着点稀奇古怪的念头，相信那个传说里的话是真的——早早在卖斧子的爷爷的爷爷还是小朋友的时候，山里就有个传说，说进得了乾达婆城而没有被变成尸鬼的人，可以得金身成神，进入天界十九虚空，获得不老不死的生命。

“那些其实并不是尸鬼和神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乾达婆可以诱导人类变成[无面]，再从[无面]变成任何一类神魔，其实那些应该是转换成的神魔，虽然说是神魔，在另一个世界，只是普通人吧。”

“你说什么啊，我怎么都听不懂呢？”

那少年诡谲地笑了笑：“在未出生时，所有的人都居在无相天，最初，神魔人鬼都是[无面]。[无面]具有成为任何一类种族的潜力。想要修炼成为神的人，也不过是使自己的身体退回到[无面]的状态，然后再次成长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种族。也就是说，通过修行，人可以回到[无面]的状态，然后变成修罗、龙、妖狐甚至麒麟。至于那些被操纵得如同行

尸走肉一样的家伙，是[梦绿]，并不是人，而是人偶。不过这些人偶里面，有些是已经觉醒了的，是和人一样具有自己的灵魂意志的。你可以砍断他们手指判断他们是否已经觉醒。已经觉醒的人偶，即便失去了手指，也会用剩下的手拿起兵器攻击，而假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手已经残缺，还会用断臂去拿兵器。”

宋妙看着眼前这小子，虽然眼神犀利了点，身上惨了点，但还真没看出他原来是个脑袋有病的。宋妙心里替他惋惜了一把，但手还是老老实实地往远处那座白色的山一指：“呀，你还真是博学多才呀……喏，穿了那个林子，渡过一条小河，到了那座山脚下，就是乾达婆城的入口了。但是进不进得去，要看你个人的运气了。”

他听着宋妙说，目光无波，在宋妙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微微挑了一下眉：“哦？这话怎么说。”

宋妙叹了口气，单手把斧子支在地上，指着那山头：“乾达婆城是座会走会动的城，有时候它在海边，有时候它在城里，有时候它就这样，待在山头。不过它出没在那里有一阵子了，不知道过几天会不会突然消失挪走。喏，看你运气喽！”

他聚精会神地听宋妙讲完，忽然一笑。他这一笑和他之前说话声音完全不同，却是个老头子的嘿嘿一声，听得人浑身起毛。他盯着宋妙，眼里带着笑，笑意却没有到达深处，只浅薄一层，遮住了本来的什么：“如此一来，在下先谢过姑娘了。只是此去路长道远，我又有伤在身，不知可否请姑娘带个路？”

宋妙摆手：“你自个儿走吧。我要回家去，不顺路。”

她扭头就走。然后刚迈出一步，又停了下来。

宋妙转过身，看着那把之前指着自己后背，如今不偏不倚指着自己胸口的枪头。

宋妙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

他笑了一下：“还请姑娘带路。”



宋妙跟宋妙爹都觉得息杀是个傻子。

比如说，正常人不会跑到东谷狼最多的林子里晃悠一整夜，被咬掉了一只胳膊后仍旧不知悔改，在大清早拦住一个拎着两把血淋淋的斧子的女孩，威胁她带路去乾达婆城。

比如说，在宋妙答应给他带路之后，他当真相信了宋妙，跟着宋妙一路走到冰河，直到被宋妙推到莲渊镜⁽²⁾里才醒悟被宋妙给骗了。

这不是白痴是什么。

宋妙带着从东谷打回来的竹子，在家门口树墩那里给宋妙娘亲削笛子。宋妙爹带着宋妙弟小胖在一旁劈柴、喂鸡、晒药草。宋妙爹说：“三日后红门就开了。有大批的死客要进乾达婆城。你上下山的时候小心点。”

山里的人管那些执迷不悔想进入乾达婆城的人叫“死客”，这些人多半有点功夫在身，要么求钱，要么求长生不老，多半还会点法术什么的，就喜欢拉住山里的人强迫人家给他们带路，就是那种自己找死也要拉别人下水的类型。

宋妙点了点头，表示知道其中利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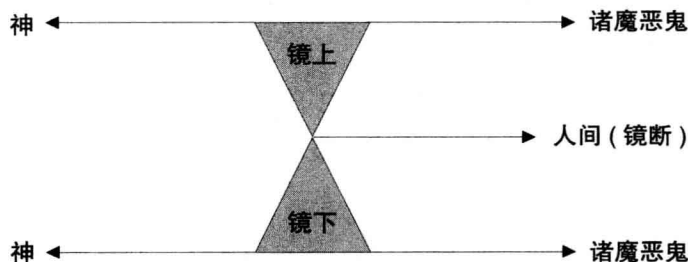
宋妙爹又闷不作声地劈了一会儿柴，然后忽然抬头看宋妙：“三天后，我打算一个人去白门那边，碰碰运气。”

宋妙手里的刀错了一拍，一块指甲连着肉一起削出去了。之前说过，乾达婆城是个死城。进去的活人，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。

(2) 莲渊镜：东谷长年冰雪覆盖的一处深潭，山里人用此地冷藏打猎剩余的野兽的肉。

其实这话只说对一半，但凡小说话本、故事传奇，里面总有那些和正常人普通人不一样的存在。他们跳了山崖也不会死，喝了毒酒也不会死，拿绳子绕着脖子十来圈挂在房梁上也不会死，拿刀在胸口插了百十来刀也不会死。

乡里人们通常管这类人叫“昭”。浮提世界分三千阶界，一半在上称为阶世，一半在下称为阶界，神在上端，诸魔饿鬼在下，人间在两座世界的中央，算是过渡区。而那些在别的阶世死了一次又在宋妙他们这个阶世复生的人叫“晦”，昭和晦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虽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说，人生无比幸福，总能在大起大落后修成正果，有情人分分合合后终成眷属，好朋友打打杀杀后和好如初，但是对于宋妙他们这些旁观者来说，离他们太近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事儿。



有些人被上天钟爱，另一些人就天生倒霉。

宋妙娘亲当年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爱上了这么一个“昭”。那男的据说生得十分美貌，比一般人家女儿都要妩媚，皮肤欺霜赛雪，又弹得一手好琴。宋妙娘亲那时候还是侯爵府的千金，被老侯爷和老夫人捧在心尖尖上的娇小姐，原本已经许配给了礼部尚书黄大人的小儿子，天造地设的一对妙人儿（这都是酒馆里说书的大爷唠叨的），结果在宋妙娘亲十三岁那年，逛元宵花街的时候，偏偏碰上了那个妖男。



好吧，那人的确多才多艺又长得好看。看起来也一本正经正人君子似的，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人害得宋妙娘亲全家被杀，自己被卖到青楼，要不是宋妙爹爹用了一百两黄金赎了宋妙娘出来，宋妙现在估计也吹拉弹唱卖笑扔骰子样样精通了吧。

但宋妙还是觉得自己是幸福的。至少比传说里旃檀国的国王的女儿要好得多。那个变态男人据说为了取乐，把自己十三个女儿的身上都刺满了玫瑰花纹还有蛇。后来他触怒了天上的神佛，被罚入无际幻道，变成了一只无尾的狼。

寒蝉节过了不到一天，宋妙爹就一个人翻山去了白门。那是四更天。他小心翼翼地起来，盖好弟弟身上的被子，然后又帮宋妙把枕头摆正。其实宋妙一直都醒着，但是直到他走出房间的门，宋妙都没有吭一声。

爹走到西厢门那边，在娘门前说了句什么，声音太低了，宋妙没有听清。然后他出了院门，又从外面小心地上上门问。

宋妙等了大概一刻，然后从炕上起来。宋妙换了双轻便鞋子，又把冷天穿的厚靴子和皮毡包好。之前为了怕他爹察觉，宋妙都没有太收拾，包裹里只有几样早些做的吃食，还有一把没开刃的短匕。

别好那两把斧子，宋妙出了门。天上月亮白白的。宋妙去西厢看了娘亲。一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就从院子里那棵妻柳⁽³⁾上折了一枝，插在宋妙娘亲的窗口。

夜里蟋蟀和蝉叫得器响。因为太过吵闹，反而让人不觉得怕。踏着星光，出门左转。远远的村外山上，看见爹的火把的光。

炎山⁽⁴⁾的路，寂静坦荡。夜色如蓝，高高的榆木树枝在头顶交叠。在下面走，像是穿过巨大的深蓝色的回廊。

走了一个时辰，碰到一只贯山的兽。四只眼生在两颊，头很宽，像

(3) 妻柳：一生只认一户人家为主人的柳树，如果有人出门，折一枝妻柳给家人，柳树会一直碧绿，如果出门的人发生意外，妻柳会转成腥红色。

(4) 炎山：在狸这个季节，炎山会喷火。

是腰鼓的形状，嘴里的牙像是人的牙齿，只是更宽大些。

它双眼如碧玉。如果是红色的，那宋妙就要死了。宋妙站在那里没动。它抬着那一双像是瞎子一样的眼睛看着宋妙的这个方向，片刻，它转过头，一面嗅着地面，一面发出女人叹息一样的声音。

又过了一刻钟，它走远了。

虽然贯山的兽能将一整座山挖穿，但是它其实是吃素的，也并不胆小，只是呆滞。但是在这条路上碰见它——宋妙掂了掂手里石头。

又行了半个多时辰，杀了几只行动诡异的贯山兽，宋妙渐渐有些疲累瞌睡。喝了点水，啃了半个馍。却在翻第二座山的时候，碰见了一对红色眼睛的麻烦家伙。

宋妙爹的师父曾经告诉宋妙，供奉乾达婆的山里，有一只守山神兽是碰不得的。

不但碰不得，即便当真见到了，还是离开绕开躲远远的才好。

爹的师父说，乾达婆城在休眠期⁽⁵⁾，为了隐藏自己的所在，安排了两个贯山兽做守卫。这两只兽一模一样，身体巨大，脊背覆满泥土树木，平时是一直假寐着的。

这两个贯山兽都会说话，但是为了隐藏乾达婆城，他们不会一直都说真话。他们每个月划分成三十天，每七天一组。第一、二、三天，名叫邱川的贯山兽会说谎；第四、五、六天，名叫万年的贯山兽会说谎；其余时间，两只兽说真话。想要进入乾达婆城，只要猜中进入的那一天，是七天中的第几天就可以。这规则只有乾达婆和少数神族以及被信任的人类知道，通过这规则，他们就能顺利地进入乾达婆城。

宋妙看着眼前的这两只贯山兽。她是通过爹爹的师父知道这件事的。但她并不知道，眼前的两个兽，哪个是邱川，哪个是万年。她想到乾达婆城，就必须知道今天是第几天，也必须知道，谁才是撒谎的那一个。

远处的天空已经开始有浅浅的蓝色。四处安宁平静，如果不是听过

(5) 休眠期：指乾达婆城不需要补充城内资源，而隐匿自己避免外界攻击的时期。



太多传闻故事，宋妙会把那神兽当成普通的石兽，而通向乾达婆城的石阶，也仿佛只是通往寻常寺庙的阶梯。

神兽缓缓地低下头，发出磬一样的声音：“何事？”

她回过神，低下头对它行礼：“在下想要问路去乾达婆城。还请问两位神兽，昨天，是谁说谎的日子？”

两只兽沉默了一阵，而后左边那一只抬起头道：“是我。”

另一只垂下头，发出细碎的笑声，像是鬣狗：“是我。”

宋妙静了静，道：“如果我猜得没错。今天是第四日。还请两位神兽告诉我进入乾达婆城的方法。”

两只兽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而后又发出呵呵的笑声，笑声交叠振动，惊飞了树林顶上暗色的夜鸦：“为何？为何你说是第四日呢？”

他们眼睛放出红色的光，却垂下头来，牙齿缝隙里流出唾液，巨大的瞳孔看着她，她的整张脸都映照在其中，像是看着一面通红的玛瑙做的镜子。宋妙屏住呼吸，没有被那腐败的臭气所熏倒：“你们两个人，必定有一个人说真话。如果你们两个都说真话，那么今天就是第七天。可是如果今天是第七天，昨天是第六天，撒谎的人应该只有万山而已，而你们刚刚都说说是自己撒谎的日子，那么就有一人刚刚撒了谎。这和第七天两个人都说实话的规则相违背了。所以，今天肯定不是第七日。”

两只神兽不语。

“如果，邱川说的是真话，那么，今天一定是第四日。因为如果今天不是第四日，而是第三天，那么他必须撒谎，为了撒谎，他就要对我说，他昨天——也就是第二天——没有撒谎，因为按照规则，他在第二日是必须撒谎的。但他并不是这样说的，可见，今天并不是第三天。同理推断，今天也不是第一、第二天，也不是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天。

“如果，万年说的是真话，因为万年是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天说谎，那么可以推断，今天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天中的某一天。假设今天是第一天，那么昨天是第七天，每个人都要说真话，这和万年对我说的‘昨天撒谎的人是我’相互矛盾。同样，推算下来，今天也不是第二天，也

不是第三天。

“如果今天是第四日，轮到万年撒谎，那么他说昨天是他撒谎，就没有错，复合规则了。也可以排除今天是第五、第六的情况。所以无论是从万年的角度思考，还是从邱川的角度思考，今天都是第四日。”

两只贯山兽听完她说的话，许久没动。

然后他们缓缓地分开，在原来两人紧密贴着的身體中间，出现一条小路。

“乾达婆城。”

“识幻者破。”

“请。”

“请。”

他们说着，对宋妙伏首。

她深深地揖礼，然后飞快地走了进去。

从那时候起，森林就变得极其安静。

路径渐渐阴暗曲折，又走了数十里，林子里的味道，变了。

有点酸，又带着梅子的甜，但绝对毫无疑问是——恶臭。

地上有一条黑色的血迹，似是动物尸体被拖行形成的痕迹。

森林依旧寂静。只有宋妙走在松针上的沙沙声。在这一片寂静里，有看不见的眼睛在盯着宋妙。

走到了尽头。臭味的根源，是一只死掉的狼。

坐在它边上，嘴上不停滴血的，也是一只狼。

它看着宋妙，受伤的嘴露出白森森的牙齿。